

南越解放军胜利开进西贡

南越伪政权垮台，西贡市民热烈欢呼解放

【路透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记者：伯纳德·埃丁杰和内扬·钱达）今天在南越政府军奉命投降后不久，数十辆插着越共旗帜、载着共军军人的坦克，穿过欢呼的人群开进了西贡的总统府。

数百人拥上街头向这些身穿绿军装的军队欢呼。满面笑容的越共军人也高高兴兴地向人群挥手致意。

在这之前，这些坦克同时向天空发射礼炮和闪光弹，显然是欢庆他们的胜利。

【法新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今天下午十二时十五分，临时革命政府的旗帜在西贡总统府上空升起来。

越共装甲车辆今天中午开进了西贡。

几分钟以后，十几辆苏制坦克插着北越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旗帜，开进了总统府大院。

西贡电台停止了播音，让民族解放阵线的解放电台的电波不受干扰。

【合众国际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记者：莱昂·丹尼尔）今天正午过后，二十辆满载共军士兵的坦克开进了总统府，离南越宣布投降刚好两小时。

开到总统府的坦克并未开火。目击者说，其他的坦克先前曾开过火，但是政府军并未还击。

有些坦克上插着红蓝两色中央有一颗金星的越共旗帜。

【合众国际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今天中午，共军坦克开进了西贡闹市区。

其中一辆坦克上插着越共的一面大旗。目击者说，这些坦克开了炮。政府军没有还击。这些坦克开到了靠近市中心的政府电台附近。

【路透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今天在杨文明总统下令他的军队向共军部队投降之后不久，三辆插着越共旗帜的坦克开进了总统府的院内。

这些坦克是在当地时间正午以后不久进入总

西贡电台广播杨文明的声明

美联社说杨文明的声明是无条件投降

【本刊讯】西贡电台四月三十日上午九时十五分（河内时间）广播了杨文明的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的路线主张是民族和解与和睦，以拯救同胞们的生命。我深深地相信越南人之间的和解，以免浪费越南人的鲜血与生命。因此，我要求越南共和国的所有战士兄弟，沉着地停火，留驻原地。我们也要求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战士兄弟们停火，因为我们正在等待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会晤，共同讨论在保证秩序和避免同胞们的无谓的流血的情况下移交政权仪式问题。

【本刊讯】西贡电台四月三十日上午在广播了杨文明的声明之后，接着广播了西贡军队总参谋长助理阮友幸

准将的讲话，全文如下：

各军区司令，
地方军战士们，
义军和人民自卫队
员们：

我是总参谋长助理阮友幸准将，代表总参谋长永禄中将，要求所有各级将领和军人，彻底执行越南共和国总统的停火命令。越南共和国军队各级指挥官必须随时准备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军队的各级指挥员联系，以实现不流血的停火。

【美联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北京时间十时二十六分）杨文明总统今天宣布，向越共无条件投降。

【合众国际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十时三十分）杨文明总统今天宣布南越投降，通知政府军停止战斗。

总统在一分钟的广

播讲话中说：“全体官兵，保持镇静，留在原地。”

播讲话中说：“全体官兵，保持镇静，留在原地。”

【法新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北京时间十时三十五分）南越总统杨文明今天上午要求他的军队放下武器，并呼吁越共停止战斗。

杨文明将军在电台发表的简短讲话中说，他在“这里”等待临时革命政府来“讨论有条不紊地移交权力，以避免大流血”。

杨文明将军在下令南越军队停止战斗的同时，还要求“临时革命政府的兄弟部队”也停止战斗。

【美联社西贡四月三十日电】（记者：乔治·埃斯珀）（北京时间十时三十分）西贡政府今天向越共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三十年的流血。

投降一事是由杨文明总统在电台发表的五分钟的讲话中宣布的。

在他发表讲话时，西贡市一片平静，枪炮声都平息了。

副总参谋长阮友幸将军也在西贡电台上广播，号召所有的南越将领、各级官兵执行杨文明的“命令”。

南越军官们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投降以前几小时，除了几个驻西贡的记者而外的所有美国人就都已撤走，美国大使馆也已关闭，后来美国大使馆同美国大使格雷厄姆·A·马丁的住宅一起遭到了劫掠。

【美联社西贡四月二十八日电】（记者：彼得·阿内特）对西贡来说，军事前景一小时、一小时地越来越暗淡了，所以，南越最高级的军方人士开始感到，越共和北越人就是要他们在军事上投降。

十分熟悉西贡防御系统的一位高级军官说：“我们对谈判地位所抱的任何希望也随着边和的丢失而消失了。”

一位高级军官今天说：“西贡现在东、南、西、北四面受敌。”

炮击边和不仅完全破坏了西贡东北面防线，而且还使这种希望破灭，即：越共和北越选择以“恫吓”来使一些城市溃败、而不是摧毁它们。越共二十八日拒绝杨文明总统的首次停火建议一举，增强了南越最高司令部认为末日已经来临的说法。

军方分析家一致认为，共产党方面在西贡周围只投入了一小部分的部队，但这已足以摧毁守军的一个重要阵地并挫伤政府方面的士气。越南重要人物仓促撤离，可能使西贡方面比遇到共产党的进攻还更快崩溃。

美《纽约时报》评论

《施莱辛格设法为国防部确定一种作用》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四月二十七日刊登芬尼的一篇评论，标题是《施莱辛格先生正在设法为国防部确定一种作用；无仗可打的五角大楼》，摘要如下：

在福特政府正在经历着从越南撤退的痛苦时，一个已经从理论上撤退的机构是国防部。

这并不是说，国防部同失去对越南的控制没有关系。它仍在负责处理对南越的军事援助。在它的官兵——其中很多人把毕生的精力都用于越南了——队伍中，对一场他们不能打赢的战争的结果，仍然

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看来这场战争是被他们训练的南越人给输掉的。当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设法使军方把注意力集中于越战后的世界及其在美国的全球作用方面可能引起的一切变化时，这是一个他时刻萦绕于脑际的问题。

在一个政治首都，影响往往取决于个人，无疑基辛格国务卿的影响大于施莱辛格，这有时候使施莱辛格感到愤怒，施莱辛格的虚荣心

同他的哈佛同班同学一样大，施莱辛格不象内阁中的很多同事那样被基辛格先生吓唬住了。

施莱辛格不乏与总统的接触。两个人经常会见，并且有趣的是，很少有基辛格在场。在政府中流传着的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解释是，难以找到一个足以容纳两个这样藐视一切的人物的房间。但是施莱辛格所面临的由于机构不同而产生的问题是，基辛格先生总是比较靠近

总统，并且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他能够为总统确定和决定问题。

施莱辛格先生与基辛格先生不同，他还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他的周围没有一批有才智的青年人。

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再象以前那样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然而，在制订越南战后的政策时将不会忽视这个部。这位国防部长获得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当基辛格作为一个

谈判代表忙于在世界各地奔波的时候，施莱辛格一直在设法向国会提出他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新作用的看法。这个看法同基辛格的看法并不是有很大的不同。

施莱辛格认为，越南战争始终是一个错误，无论对国务卿还是对美国都没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虽然基辛格一直在设法挽救美国在越南的威信，施莱辛格则盼望着有这样一个未

来，即美国将有一些明确规定的利益和义务。从基本上讲，除了同苏联保持战略上的均势外，那就是保卫西欧、中东、日本和朝鲜的和平。

施莱辛格的看法在国会也许不是完全能够令人接受的，但是，一些有影响的国会议员正在开始听取五角大楼的这位演讲者的看法。从政治上的相互作用来看，这种情况变得重要了，因为一些人目前正在表现出这样一些迹象，即愿意同一位也在为美国探索一种新的和程度减少的作用的国防部长进行对话。

美新处报道《斯坦尼斯说应当保持北约联盟》

说在俄国的武器实力面前，美国同西欧的这个联盟对双方的共同安全来说，在今天象过去一样必要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二十八日电】题：斯坦尼斯说应当保持北约联盟

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坦尼斯四月二十八日在参议院说，美国“不应当听任公众”对越南和柬埔寨事态发展的“幻灭感”促使我们采取有损于北约组织的任何行动。

他在参院发表的讲话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在东南亚最近的不愉快的事态发展之后，紧接着出现一种可以理解的倾向，即重新研究我们在全世界的处境和我们在海外承担的军事义务。

我要特别提一下我们的北约联盟的价值。这一直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上签

订的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条约。尽管出现一些压力和紧张，事实证明，它对我们和我们的欧洲盟友来说，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采取的一项极为成功的政策，在阻止共产主义在世界这个关键地区的扩张方面，它一直发挥作用，而且很好地发挥作用。我要向我的同事们、也向美国人民说，我们不应听任东南亚的不利的发展使我们不安和影响我们，以致达到破坏我们对北约组织的信心的程度。虽然重新研究一下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始终是适宜的，但是我们不能畏缩不前，试图单独干。

关键之点在于，在俄国的武器实力面前，美国同西欧的这个军事联盟对我们的共同安全

来说，在今天正象过去一样必要。事实是，在军事上我们需要我们的北约盟友，他们也需要我们。由于我们在南越和柬埔寨的作用而引起的失望情绪并不是破坏或危害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成立的这个最成功的联盟的理由。

在调整我们在西欧的军事力量方面已经取得某些进展。已经节省了一些美国的开支。我们有时担负的担子超过我们应当承担的份额，我们必须坚持我们在那里的盟友继续增加他们所做的贡献。共同裁减军备会议表明是比较有希望的，我认为现在具有取得稳健的成就的实际可能。

主席先生，我认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我

们不应当束缚总统的手脚，而应当给他以充分的机会来同希腊和土耳其（两国都是北约组织成员国）谈判，而我之所以采取这种看法，主要的原因就是对北约的这种需要。如果它们之间的这种分歧不能解决，那么北约组织的东南翼就可能在接缝处裂开，北约组织的整个结构就可能被置于危险境地。

主席先生，我要再说一下，在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里，北越组织的情况是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卓越成功的经历，尽管也有一些崎岖波折。让我们不要听任公众对同我们有牵连的其他事态发展产生的幻灭情绪促使我们采取将会破坏或毁掉北约组织的任何行动。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二十八日在《华盛顿巡礼》栏内刊载杰克·安德森和莱斯·惠顿的一篇评论，题为《对基辛格政策的信心下降》，全文如下：

由于基辛格国务卿对东南亚政策失败，他可能继他的朋友朗诺和阮文绍之后提前辞职。白宫人士对我们说，福特总统没有失去对基辛格的信心。但是制订政策的重要的委员会中几乎其他每一个人都已失去了这种信心。

参谋长联席会议几乎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巴黎和平协定墨迹未干的时候就在实际上提出警告说，基辛格已把越南拱手交给共产党人。

根据基辛格在巴黎接受的条件，北越军队在南方获得了立足点。

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预言的恰恰是越南现在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一日就报道说，他们所作的秘密估计是，阮文绍总统呆不下去，共产党人将会在越南的最后的斗争中获胜。

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看作是一种灾难，但是一些制订政策的人士却认为，共产党人的胜利在实际上将使美国得到好处。

他们争辩说，这不仅将会使财政方面的巨大消耗停止下来，而且对立的共产党国家最后将会为了争夺印度支那而发生争吵。美国满可以退居一旁并注视事态的发展。

许多专家们认为，美国在这一过程中的境况将会来得好得多，听任印度支那成为分裂的共产党人争夺的目标。

但是在现在，人们在私下里的意见几乎一致认为，基辛格对越南问题处理不当，他的政策已使美国受到很大损害。

附注：重要的民主党人正在悄悄地要求白宫以参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代替基辛格。他们相信，曼斯菲尔德出于爱国心，可以被说服出任国务卿。他们争辩说，他将具有恢复那种使得两党在对外事务方面团结一致的威信。然而，白宫内部向我们提供情况的人士坚持说，总统对基辛格是满意的，他宁愿让曼斯菲尔德在参院为谋求一项两党的对外政策而努力。

【本刊讯】五月五日一期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前出版）发表一则消息：

基辛格现在在私下里承认，让一个人既担任国务卿又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这种作法是错误的，他并且认为，“在他去职以后”，这两个职位应当永远是各自独立的。

美报评论《对基辛格政策的信心下降》

法新社报道《欧安会踏步不前》

【法新社日内瓦四月二十五日电】题：欧安会踏步不前

观察家指出，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八日以来，在日内瓦召开的欧安会，四周来踏步不前。

他们还认为，苏联要求今夏以前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最高级会议似乎不能如期举行。

因为西方国家和中立国家都没有从苏联得到他们期待的让步。

这种倾向同欧洲各国阿尔巴尼亚除外）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在复活节前所抱的显然

是乐观的希望，恰成鲜明对照。这些国家当时普遍认为，欧安会日内瓦阶段可能在五月底或六月中旬结束。

当时西方国家和中立国家都希望在六月举行最高级会议，苏联就可能作出让步。特别是在为旅游者的交往和记者报道工作提供方便以及通知军事演习方面作出让步。

据悉，关于这一点，苏联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关于第一点，苏联于星期二收回了它在一个月以前提出的建议。西方国家和中立国家认为这是第一步。

这个军事问题实际上从会议一开始就冻结了，而中立国家和西方国家是极为重视

宣布演习的方式上作出某些让步。条件是应事先定这种宣布应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

但是，苏联在一个月前曾表示愿意在事先定这种宣布应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

消息十分灵通的人士指出，从星期二以来，苏联就拒绝继续在在这方面进行会谈。除非西方国家和中立国用文字明确地写明接受自

苏报刊登一篇小品文《啊，汽车》

透露苏联特权阶层一些人物利用职权和各种手段，以廉价把公家汽车攫为己有

【本刊讯】苏联《哈萨克真理报》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刊登加尔库沙发自阿克纠宾斯克市的一篇小品文，题目是《啊，汽车》，摘要如下：

已经用坏了的唱片在唱针下沙沙作响：

啊，汽车啊，汽车，我的小汽车……

“干吗没完没了地老唱这几句。”

——阿克纠宾斯克地球物理考察队修配厂厂长彼·福·波诺马连科寻思道。

的确，这张唱片已象列昂尼德·乌捷索夫在歌中唱到的那部小汽车一样旧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彼得·福米奇却喜欢这首歌，因为这与他的忧郁心情很合拍。啊，汽车啊，我的汽车……这辆青灰色的嘎斯—69型汽车就停在院子里。彼得·福米奇已经饱尝了这辆车的舒适，乘着它走遍了周围地区，有时是因公，有时则是家用——去采蘑菇或去作客。可以说已经同这辆劳碌的嘎斯牌车混熟了。可是就要与它分别了。该厂将有一部新汽车，这当然不错。但是想法把这辆

留给自己也无妨，不应当无缘无故地把它卖给寄卖商店。要是它已破烂不堪也就算了，可它还是辆活蹦乱跳的汽车呢！

到家后，妻子问他：

“你干吗这样闷闷不乐？”

彼得·福米奇一字不差地把真情告诉了妻子。而使波诺马连科感到意外的是她一点儿也没有象他一样不安。

她以妇女特有的直率说：“不用把汽车卖到任何地方去。”

“干吗不呢？”彼得·福米奇不解地问，“要知道，现在处理这类事是很严的。”

“我是说，不用卖到商店去，我要留下它。”

“怎么……你要留下？”这位厂长没有明白他老婆想出的花招。

“是要留下，就是说把它买下！”

现在一切都已经十分清楚了。

于是，作为本企业法人的考察队修配厂领导人波诺马连科同作为私方的市立儿童医院大夫波诺马连科订了买卖合同。向收款处交了议定好的钱数，原来属国家所有的汽车成了私有财产。大家看到，主人没有变，改变的只是所谓的所有制形式。

手续就这样办完了，简单得出奇。那么别人又何尝不想得到这种几乎是白给的汽车呢。阿克纠宾斯克市公用事业局修建处处长特卡钦科也用同样的办法一下子就把伏尔加牌汽车从他办公室的账上转到了他妻子特卡钦科的名下。总共才花了二千卢布。而哈萨克公路设计院分院院长莫斯卡列夫则把照顾他的

莫斯科人牌汽车恩赐给了他的似乎已老迈年高的父亲伊拉里昂·阿基莫维奇，尽管大家都明白，院长恩赐的是他自己。例如，水文地质队总机械师戈洛文斯基也是这样，他先用国家的钱修好了公务汽车，然后又用六百卢布卖给了自己。还有州种畜公司经理茹尔马甘别托夫也是这样干的，他花了五百六十卢布买了一辆嘎斯—69型汽车。

但是，这种事也象争象棋冠军一样常常出现复杂而伤脑筋的把戏。州蔬菜良种联合公司经理帕穆尔津娜就是这样，她在家想好了几步棋，然后出色地走完了这几步。她先把公司的莫斯科人牌汽车用八百卢布卖给了她亲姐姐的丈夫希洛（哈萨克农业技术设备联合公司汽车场司机）。然后，帕穆尔津娜的名正言顺的丈夫连涅尔又以同样的廉价转买下了这辆交通工具。这辆汽车就这样绕了个大圈，最后变成了这家联合公司经理的私产！第一轮买卖是通过阿克纠宾斯克区消费合作社寄卖商店干的，第二轮交易则是按两位私人间的买卖合同做就的。